

自序

微妙和幽暗是有灵魂的

· 赵焰

《宋刺》  
◎ 赵焰 / 著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做过很多年都市报的新闻，却一直对现实中离奇而残暴的故事不感兴趣。究其原因，还是崇尚真善美的本质所致吧，感觉诸多现实事件有悖常理，本质上尽是虚假，没有隽永的诗意，也没有绵延的至善。那些虚假、恶俗或平庸的故事，没有轻盈的翅膀，很难飞得高远。好的故事就像酒，不只是大麦、高粱和稻米等的组合，还需要时光的滋养，在黑暗中发酵、蒸馏和洞藏；或者转化升华，纳入诸多暗物质的神秘，点石成金，化为星光灿烂。只有这样，才会悠悠地产生回甘，产生与人性与世界本质相连的诗性和韵律。

“新历史小说”用心良苦，一切依不变的心灵而起，依微风乍起的文字而新生，从幽秘的字里行间氤氲出生命。它就像好酒，你一旦咂摸到精髓，吞咽下那些文字后，诸多本已消失的妖冶或邪魅就会苏醒过来，在你的血液里昼伏夜行。

坠入“新历史小说”的写作，还让我充分享受“抽丝剥茧”带来的快乐，沉湎于某种醉生梦死的想象，也沉湎于文字神出鬼没的游走。文字，从写作的意义来说，除了将极致的想象力升华之外，还承担着诸多探究和布施的功能。关键在于，以感性触发理性，以理性触发感性，以感性和理性结合触发灵

幽暗留下。那些神秘的精神性的东西，一直是我酷爱和钟情的——我酷爱它们飘忽不定的形态，也偏爱感受和揣测那些神机莫测之处。微妙和幽暗，是这个世界上最耐人寻觅、敬畏、玩味和留恋的东西，既是聊以自慰的华美梦境，也是人世间最精辟的启迪。我以为其具有灵魂，一方面以阅读和想象来感受，另一方面以写作和思考来捕捉，不让它们疏离、抛弃自己。微妙和幽暗还是观照，携有彼岸的气息，如风雨雷电，如真善美，也如理念、道和绝对精神。于如此情境中，写作让我经历了太多夏暑冬寒的侵扰，排放和剥离了疲倦、寒凉和我执，达到了风云变幻、电闪雷鸣之后的雨过天晴、春暖花开。

这一卷“新历史小说精编”，长篇小说《异瞳》是再版，长篇小说《宋刺》以及中短篇小说集《宋忆》是第一次推出。我最初对宋朝感兴趣时，宋史还不太热。没想到几年之后，宋史已成为“显学”。在绵延漫长、不知不觉的写作之中，我也悄无声息地进入了花甲之年。对于我来说，未来已成定数，只有回眸历史才会保有某种意犹未尽。某些时刻，在写作间隙扭过身子看着窗外，一切就像是沉浸于不真实的月光之中，有一种朦胧迢遥的天际之美。想起来不免怆然，所有的故事也好，或者孜孜追寻的形而上也好，都是作茧自缚，用自我编织的虚幻之网网住了自己。人生的一切都是“网”——既然身处“网”中，何不视“网”为星空，遥感虚无空寂，拨开种种语言迷雾，去传达不可传达的东西，诠释不可诠释的超验，继而将短暂的时光春风化雨，以解我难以消泯的在世之愁？

新书架



《我播种黄金》  
◎ 唐诺 / 著  
◎ 云南人民出版社

这一次，我们将读到格林、勒卡雷、福克纳、麦尔维尔、屠格涅夫、塞万提斯、赫尔岑等。小说世界那点将信将疑的自由，令我们踏上更准确更丰饶的路，把瓦解掉的自己一点一点拼合回来。



《五十小物》  
◎ 赵珩 / 著  
◎ 三联书店

涵盖书画碑帖、文房雅玩、亲友遗墨等，皆为赵珩先生家藏旧物。作者唯以“小物”背后的文化价值为重，细述各物来源，介绍历史背景，解析文化内涵，亲切的叙述中充溢着浓浓的文化情怀与人情温暖。



《在大学与工厂之间》  
◎ 阿痴 / 著  
◎ 广东人民出版社

从十七岁到二十五岁，一个年轻人漫长的精神危机该如何度过。作者写下了这个时代无数相似的普通青年在初入社会、长大成人的路上纠结、痛苦、迷惘着的人生课题。

私读

共同的苦难与荣光

· 宋晓杰

《我们四个》  
◎ 王家新 / 译  
广西师大出版社

四位诗人即：阿赫玛托娃、曼德尔施塔姆、帕斯捷尔纳克、茨维塔耶娃。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神圣家族。通过四位诗人的诗作，既可以看到他们之间人性的、诗性的生命体验及精神样貌，又可以了解诗人所处时代的生存境况、创作过程和生命状态。四位诗人年龄相仿，性格各异。他们既相互支撑、休戚与共，又各自独特、面目清晰。每位诗人之间都有精神上的谋求，又有人格的独立，他们是一种特殊的“组合体”，既牢固，又松散；既亲密，又微妙。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成为他们那一代诗人中的“幸存者”。阿赫玛托娃活了77岁，她不仅是他们四人中的长寿者，而且还担当起了一个哀悼者和铭记者的



职责。阿赫玛托娃很赞赏、甚至羡慕帕斯捷尔纳克，但始终与他保持着微妙的距离。不仅因为帕斯捷尔

纳克“过得好”，还因为他一度被官方视为苏联的“第一诗人”。但她最终决定去看望病中的他时，却因他的病情恶化遭到医生的拒绝。隔天，就传出帕斯捷尔纳克的死讯，她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。帕斯捷尔纳克逝世不到两周，阿赫玛托娃在医院抱病写出她的哀歌《诗人之死》。诗人之死唤醒和照耀着另一位诗人，使她开出了自己最不可思议的花朵。她终于活到了“没有人可以伴哭，没有人可以一起回忆”的境地。1961年11月，阿赫玛托娃写下诗作《科马罗沃速写》，诗前引用了茨维塔耶娃生前写给她的诗句“啊哀哭的缪斯”。如此说来，在寂寥的暮年，她是在静静整理自己的内心吧。



《秋蛙物语》  
◎ 林内亚·斯泰特  
◎ 广西师大出版社

秋天来临之际，一只小青蛙遇到了两只流浪的蟾蜍，它们为了逃离冬天踏上了去往南方的旅程。小青蛙对蟾蜍的流浪生活充满了渴望。这促使它成长并初步形成了对世界的认识与感知，也让它具备了探索世界的勇气。